

诗人晚节不保

文青藤



杜荀鹤是晚唐一位很有名的诗人，据《唐才子传》等书中所说，杜荀鹤是杜牧的私生子。这大概并非八卦传闻，很多史书都这样说。杜荀鹤的诗确实也相当不错，恐怕也是有杜牧的DNA的。

杜荀鹤生于乱世，本为正直清高之人，诗中也颇多激愤之语。他写过家喻户晓的《山中寡妇》一诗：“夫因兵死守蓬茅，麻苧衣衫鬓发焦……任是深山更深处，也应无计避征徭。”还写过官兵们的暴横，强抢民财；各地军阀混战，强拉民夫，强征平民财物作军用；百姓

们家破人亡，骨肉分离等等，都是有社会意义的诗。

然而，杜荀鹤到了晚年，也办了件糊涂事，他投靠了当时的乱臣朱温。并给朱温写过这样一首诗：同是乾坤事不同，雨丝飞洒日轮中。若教阴朗长相似，争表梁王造化功。

诗中的“梁王”，就是直接断送大唐近三百年社稷的朱温。这朱温虽被唐室赐名“全忠”，但此人大大的不忠。他原本是黄巢军中的将领，见黄巢大势已去，就带着人马投降了唐朝。唐朝当时已是风雨飘摇，根本无力去追究这些忽降忽叛的人，反而要好言安抚，命朱温任四镇节度使，厚加赏赐。但朱温野心勃勃，见唐室衰微，便生不臣之心。

唐朝如同患了脑血栓（宦官当政）加半身不遂（藩镇割据）的顽症，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的濒死之人。皇帝唐昭宗正如东汉末年的汉献帝一样，完全受制于朱温等权臣。唐昭宗也是经常被各种军阀势力抢来抢去，和《三国演义》中李傕、郭汜大交兵时的汉献帝一样的凄惨。战乱中唐昭宗狼狈不堪，经常饿得眼发蓝。有次唐昭宗饿了好几天，一个小和尚献给皇帝一个荞面烧饼，昭宗大喜，一边狼吞虎咽，一边命赐一品官给这个小和尚。一个宫女在唐昭宗哭泣时找出来一方干净手帕供他拭泪，昭宗感激之余，又封她为楚国夫人。不过，这“一品官”和“楚国夫人”在待遇上恐怕很难挂钩，皇帝都丧家野狗模样了，“一品官”和“楚国夫人”不过是空头支票而已。有一次，天上风雷大作，劈死牛马，劈断大树，昭宗吟诗道：“只解

劈牛兼劈树，不能诛恶复诛凶。”唐昭宗只能像个农村老太婆一样，对着天哭：老天爷怎么不打雷劈了那些叛臣贼子！

公元904年，朱温手下的兵将恶狠狠地杀进唐皇宫，唐昭宗的妃子昭仪李渐荣大呼：“只杀我们好了，不要杀皇帝！”叛军哪里肯听，追上起身绕柱乱跑的唐昭宗一刀捅死，李昭仪扑在皇帝身上保护，也被乱刀穿身而死。朱温并未马上篡位，假意立昭宗十三岁的儿子李祝为帝，这就是唐朝最后一个皇帝，名为昭宣帝，年号为天祐。其实天哪里佑得了他？最后他也被朱温毒死了，后人称之为唐哀帝。大权已完全掌握在朱温手中，过了三年，公元907年朱温正式登基。大唐正式宣告灭亡。开始了“纷纷五代乱世间”的时期。

然而，不知为何，杜荀鹤居然投靠了这样一个魔头。这首诗所说是杜荀鹤初次拜见朱温时，天上竟然没有云彩就哗哗地下雨，朱温认为是老天爷在哭，恐怕并非好事。杜荀鹤见朱温不悦，当即写了本篇这首诗，朱温听了后转忧为喜。杜荀鹤大拍朱温的马屁，把朱温歌颂成改换天地、夺阴阳造化的大英雄。老朱当时虽还名为“梁王”，但已是实际上的皇帝，取唐室而代之只是时间问题。杜荀鹤将奇特天象解释为朱温的不凡“神通”，正暗合了朱温想改朝换代的心思，所以老朱才咧开大嘴笑了，并封杜荀鹤为翰林学士。

说来老朱并非“善人”，对知识分子有一种似乎与生俱来的仇视，朱温曾将朝官仕宦三十多人投入黄河里淹死，朱温手下走狗打趣说：“他们常自喻为清

流，这下子被扔到黄河里，统统都没入浊流。”还有一次，老朱和部下及一群文士坐在大柳下乘凉。老朱自言自语道：“这柳树做车轮蛮好的。”当时就有几个喜拍马屁的书生凑趣说：“王爷您说得对，是做车轮最好。”老朱突然把脸一拉，怒喝道：“妈的臭书生们就爱顺口奉承糊弄人玩？我老朱还不知道吗？车轮必须用榆木做，柳树哪行！”老朱向左右一挥手，说：“还犹豫什么哪？”左右的凶恶汉子赶快动手，揪出刚才说用柳木做车轮好的那些书生们，乱棍打死。余者无不战栗。

杜荀鹤这个“翰林学士”名号给自己留下了不好的名声。有人就十分鄙夷杜荀鹤投靠朱温的行为，说“荀鹤为人至不足道”。而且杜荀鹤的官也只做了五天，就病死了。看来这人真是最复杂的动物，一向标榜“熟谙时事乐于贫”的杜荀鹤，常说：“逢人不说人间事，便是人间无事人”的杜荀鹤，最后却向朱温献诗献媚。就算抛开封建社会的传统节义观，朱温也不是什么好人，为人刻薄寡恩，实在也不是明主的材料。他的亲哥哥都骂他说：“朱三，你本是碭山贱民，跟着黄巢当强盗。皇帝封你为四镇节度使，已经够富贵了，你还灭他唐家三百年社稷，早晚我们朱家会被全族抄斩！”

杜荀鹤的做法实在是给他的声名造成了洗刷不掉的污点，虽然，这不影响他依旧是一位很出色的诗人，但这件事情总归是一件憾事，不免令我们为之叹息。

编辑/姚 晟